

□文学新观察·四大名著在“一带一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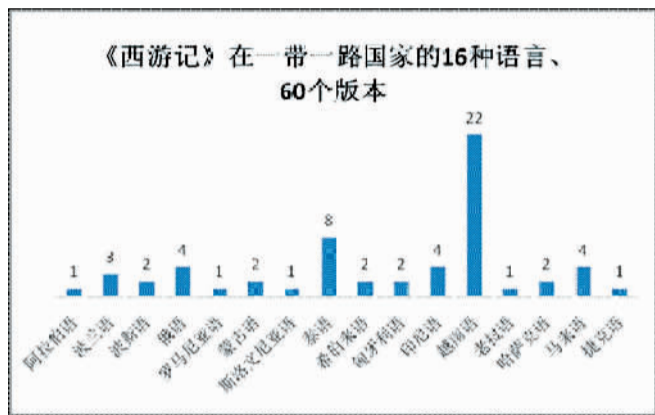
《西游记》的漫漫“西游”路

何明星 何抒扬

《西游记》这部充满灿烂文学想象力的伟大作品，自明代面世至今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一个瑰宝。梳理《西游记》400多年间的传播历史，有两条不同的轨迹，一条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传播，基本上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，最初是以汉文原著阅读、接受，再到以当地语言文字改写、翻译、改编的传播路径；另一条则是通过来华传教士、汉学家的文本翻译、广泛传播，最终形成了被东西方不同国家、地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。

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

根据全球图书馆数据库的检索发现，截至2015年12月，仍然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流通的《西游记》翻译语言为16种，版本多达60个（见下图）。



根据图示，除俄语、阿拉伯语、罗马尼亚语、斯洛文尼亚语、希伯来语、匈牙利语、波兰语、波斯语、捷克语等9种语言为中亚、中东欧地区之语言外，其余7种语言均处在亚洲地区，有些属于中国周边国家。

《西游记》在亚洲的传播，主要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，伴随着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，甚至是伴随着移民的步伐而实现的。如上图显示，被译成语言有越南语、泰语、老挝语、印尼语、马来语、哈萨克语、蒙古语等7种，此外，根据相关学者研究，还有柬埔寨语、泰米尔语、乌尔都语、印地语、僧伽罗语等多种语言。《西游记》先是在当地华裔和能够读懂汉文原著的上层精英圈子流行，然后再以本土语言进行改编和翻译，这条传播路径在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泰国、老挝等国家表现得最为典型。

《西游记》传播到泰国，根据泰国学者黄汉坤的研究，大约是从1802年开始，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命当时的财政大臣、著名文学家昭披耶帕康与华人合作，主持翻译改写《三国演义》等作品。改写方式是先由在泰华人口译成泰文，泰人记录，再由昭披耶帕康加工、润色、定稿。因《三国》在当时的泰国上层社会大受欢迎，一时间翻译改写中国古典小说成为时尚，《西游记》也被翻译改写成泰文出版。在泰文译本的基础上，该书又被翻译成为柬埔寨语、老挝语。

《西游记》的译改本在泰国叫《西游》。这些将《西游记》口译成为泰文的泰国华人，大都是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地的中国移民。有的在泰国居住数代，成为在居住地传播中华文化的人际传播者。由此推算，《西游记》在泰国的流传，可能要早于1802年。相关学者发现，根据《西游记》故事改编的戏剧，特别是华南沿海移民最为喜欢的潮剧，就曾在泰国、新加坡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国讲潮话的华侨、华裔聚居地区广泛流行。在1685年至1688年的泰国宫廷宴会中，就有潮剧上演的记录。

在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地，当地华人移民用皮影戏改编《西游记》故事。法国学者克劳婷·苏尔梦曾发现印尼爪哇的华裔演出皮影戏的剧目，其中就有直接取

自《西游记》的“李世民俗地狱”等片段。此外，在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地出生的华人，不仅用马来语、印尼语翻译、改写《西游记》等中国经典，而且还抄写、刻印译本，并针对当地居民出租经营这些本土语言的译本。这些书铺的华人经营者有的是集翻译者、印刷商、出版商于一身，还将雕板刻印、石印技术带到了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。有些书铺在19世纪成功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企业，编辑出版报纸、杂志，并在报刊上连载这些中国经典文学译作。

此外，《西游记》这部文学作品所充满的佛教思想背景，带动了其在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、越南、蒙古等信仰佛教的国家、地区的广泛传播。例如在蒙古国，《西游记》是被当做佛教小说进行传播的，第一个蒙古文《西游记》译本是满蒙辞典编撰者阿拉纳翻译，在1721年面世。蒙古的许多读者不仅阅读这部小说，同时进行抄写，当做佛教启示录来使用。在老挝，2007年出版了用文字插图形式的《孙悟空》，书中对佛教词汇进行详细的解释，对于笃信佛教的老挝普通民众来说十分容易接受。在泰国，许多中国沿海移民将祭祀孙悟空的传统带过来。根据黄汉坤的调查，泰国首都曼谷有9座寺庙供奉着孙悟空。在每年农历初一、十五以及各大节日，都会有善男信女前往齐天大圣庙磕头祭祀，并请大圣的灵符回家贴在门上。此外，民间相信农历10月12日是齐天大圣的圣诞，这天，大家都会带着香花、素果到大圣庙里祈求大圣保佑。

《西游记》所特有的佛教文化背景，使其在亚洲等佛教国家更加深入人心，并成为亚洲人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。例如在泰国，不仅历史上有关《西游记》的图书广受欢迎，而且时至今日相关影视作品也得到普遍追捧。根据天津师范大学在泰国留学的研究生张充的实地调研，2014年曼谷最大的书店纪伊国书店有200余种与《西游记》相关的书籍，不仅有中文版，还有英文版，与《西游记》相关电影约有70部。中央电视台1986年制作完成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在亚洲影响最大，在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尼等地多次播出，2016年猴年春节期，在泰国、越南的荧屏上再次出现这部电视剧。

文本翻译为《西游记》插上翅膀

《西游记》在“一带一路”地区的传播，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来华传教士、汉学家的文本翻译，使《西游记》插上翅膀，超越了地理区域限制，在远离中国的阿拉伯世界、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开来。

《西游记》最早的英译本，可追溯到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吴板桥译的小册子，名为《金角龙王——皇帝游地府》，1895年由上海北捷报社出版，由此开启了这部文学经典在欧美英语世界的传播历史。在东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传教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，在1913年将《西游记》翻译成《天国之行》，第一次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但在书中，唐僧变成了传播宗教的圣者化身。

根据笔者在2015年底的统计，迄今为止《西游记》有18个德译本，其中以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的译本最为知名；《西游记》英译本有64个版本，其中以1942年汉学家亚瑟·韦利的选译本《猴》影响最大，曾由不同的出版社再版22次。亚瑟·韦利忠于原著，文笔流畅，使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唐僧、沙僧等人物形象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。

亚瑟·韦利的英译本在中东欧等“一带一路”国家也影响很大。如《西游记》的捷克文译本、罗马尼亚文两个译本、匈牙利文译本，就是在阿瑟的英译本基础上转译的。匈牙利文译本由汉学家琼戈尔翻译，



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孙悟空形象

1969年首版时曾经发行1万多册，并在1980年再版发行3000册，1977年琼戈尔翻译的《西游补》也发行1万多册。波兰文的《西游记》译本由汉学家塔杜什·兹比克夫斯基翻译，仅为中文原著的前20回，名为《猴子造反》，1976年出版。后来由华沙大学的汉学家史比高摘译了其他80回，在波兰影响很大。

在阿拉伯世界，1968年埃及出版了《猴子》一书，也是亚瑟·韦利从英文转译成为阿拉伯文的译本，还于1998年再版。1984年，中国外文出版社和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合作出版了《火焰山：西游记节译》，由汉学家福阿德·艾尤布翻译。

但美中不足的是，亚瑟·韦利译本仍是选译本。直到1977年，才有华裔学者余国藩，用近10多年时间翻译了《西游记》全本，由芝加哥大学在美国与英国同时推出。译本注释详尽，特别是保留了原著中的大量诗词，翻译精准，权威专业，被美国汉学家魏斐德教授称之为“精美绝伦”。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赞叹，该译本让“英语世界的文学终于也能够从《西游记》这部伟大的中国名著中得到丰富和补充”了。

迄今为止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16种语言中，只有蒙古、越南、泰国、俄文4个语种有《西游记》百回全译本。特别是俄文全译本，直到1950年代才出现，译者也是著名汉学家罗加切夫。这是《西游记》的第一个俄文译本，影响很大，1982年译者又与人合作出版了一个《西游记》选译本。

通过400多年的全球传播，《西游记》中灿烂绚丽的艺术想象、性格鲜明的人物、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，为东亚、东南亚以及南亚等佛教流行地区的人们所津津乐道，同时，也为欧美基督教文化区、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所广泛接受。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不断被翻译、改编，改写成各个民族语言的作品，各国文学家用各种体裁进行演绎，今天的电影、电视、动漫、游戏等多种现代艺术形式仍在从《西游记》中汲取营养。它启示世人，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、绵延至今的文化类型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宝藏。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优势。

（作者何明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）



□散文

淡紫色的昌邑

阿成

客行昌邑，逢天织丝雨，迷濛如画。提伞过虹桥，霏霏飒飒，沐雨以为乐也。倏忽间不觉步入林中。林霏烟翠，漠然四合。恰紫气东来，深而浮色，定而荡光，簇簇拥拥，悬浮流于茂茂林中，荡然于雨林深处，宛如雾也。甘霖之下，徜徉之中，春风忽至，一时间雨声如乐，竟与众仙女邂逅。惊异万分中，趋前谒然垂询，方知是玉帝一时心情大好，方准众女下凡尘至昌邑，赏人间春色。

紫兮兰兮，名为蔓菁。蔓菁漫也，簇拥着昌邑小城。菁者盛也，亦青亦兰，萦绕着古之都昌，今之昌邑，美其名曰“二月兰”。虽名兰而色却似嫩藕，放怀观之，如淡紫色的雾，如绛紫色的云，如柔曼的轻纱，如缎似的织锦。天织银线，彩云铺路，迎众仙姝的莅临。林中的绅士们也悉数出场，挺拔的青杨，倜傥的柏树，矜持的法桐，连同谦谦垂柳，英发槐树，互相簇发，于百鸟啾啾之中，沐雨而立，迎候天上美人。而我不过一草芥之人，何德何能，竟同获此幸也？

昌邑，属山东潍坊，有潍河绕城而过。众仙女聚至潍河林园，雅兴所致，赏景吟诗，且有春风春雨互为琴瑟，与吟者和也。情斯景景，当是人间天上，亦是天上人间。

有道是“匪冬而雪，匪夜而月”的五品梨花。盈盈歌颜正弄色于细雨微烟之中，恍若玉人之初沐矣。不怪人称“晴雪”，雅号“淡客”。她首先出来，吟诵唐人杜甫的《阙题》：“三月雪连夜，未应伤物华。只缘春欲尽，留著伴梨花。”细雨如烟，亦如琴瑟。在历代文人眼里，其实梨花是最宜雨中欣赏的。六品海棠说：姐妹们，我更喜欢的是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咏白海棠的诗：“斜阳寒草带重门，苔翠盈铺雨后盆。玉是精神难比洁，雪为肌骨易销魂。芳心一点娇无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。莫谓缃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咏黄昏。”那个穿着鹅黄色衣裙，且满枝金黄的孩儿，传说是五千年前岐伯仙师的孙女儿，人称“一串金”。她说：“《尔雅》有云，妾为异翘者也。早春连翘最先开花，是为报春仙女也。”连着便是一片片雨的笑声了。素有“花中神仙”“花贵妃”之称的海棠，吟诵的是宋代王淇的《春春游小园》：“一从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开到荼糜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”众仙女道：好一个涂抹新红上海棠。“樱桃、梅花和杏花同为四品。有“国艳”之誉的樱花首先吟道：“一字新声一颗珠，转喉疑是击珊瑚。听时坐部音中有，唱后樱花叶里无。”桃花吟诵的是白居易的《大林寺桃花》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我闻之后竟顿升感慨，在下祖籍山东，更喜欢崔护先生的《题城南庄》诗，于是随口吟道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众仙女赞曰：难怪了，连凡世之人都喜欢妹妹的好身材。真叫人羡慕。桃花说：《千金药方》中说：“桃花三株，空腹饮用，细腰身。”众姐妹不妨一试。杏花说，别说笑了，该我的了。杏花吟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《咏杏五绝》：“道白非真白，红红不若红，请君红白外，别眼看天工。”随后丁香摇曳而上，她吟诵的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诗：“江上悠悠人不问，十年云外醉中身。殷勤解却丁香结，纵放繁枝散诞春。”继而，人称“玉梅”的李花，如霞似火的杜鹃，“金腰带”之迎春，“爱的使者”玫瑰，也争相吟诵起来。最后，则是素有“花中之王”“国色天香”之美誉的牡丹，她吟诵的是王维的《题御笔牡丹》：“摩罗西域竞时妆，东海樱花侈国香。阅尽大千春世界，牡丹终古是花王。”

众妹吟罢，便开始互争今日诗会的霸王，雨中的花魁。终于相持不下，竟征询于我。我知道花语即人心，说道：三月桃花，四月牡丹，何必以此争兰梅？单是这紫色的二月兰哟，像似一群天真美丽的孩儿，她有莲花的藕色，却可以在旱地生长。她有牡丹的高贵，却甘做小家碧玉，她有悬壶的妙方，却心在寻常百姓家，她从天上来，从神州过，处处有家，处处生长。终以昌邑为伴，将天庭的锦绣铺满潍河两岸，赐美景于斯，滋润一方黎民。各位仙妹，难道诗家的本质，词人的操守，不正是如此的么？

随后，这紫色的雾，祥瑞的云，伴着富贵的牡丹，纯洁的梨花，艳美的海棠，袭人的丁香，雍容的月季，如火的杜鹃，娇羞的连翘，百花牵连，众芳簇拥，走过潍河的河边，走过洁净舒展的马路。一路上，嘉树美竹，夹道桐柳，勾连婉绕，参差有序。然后走进画样的篱笆院，进入诗般的百姓家，清清爽爽，一同享受人间的温馨，小邑的风情。在古画也似的饮马小镇，一块儿品尝梨花馅儿的饺子，桃花馅儿的饼，槐花的点心，牡丹花的糕；无论是一盅茉莉茶，还是一羹桃花水，样样精巧，款款迷人。果然是宫阙未有，天上难寻耳。恍惚之间，众仙女已不知今夕是何夕也。

雨下得越来越大，倏忽间，在这漫天水响之中，发生了神奇的一幕：盈盈凄凄的碧水正自天际透迤而来，重重叠叠，舒舒展展，瞬间将这凄凄的潍河妆成了一个丰腴润泽且风情万种的少妇，也让整个齐鲁大地恢复了勃勃生机。我在想呵，这天泽的恩惠，仙姝的惠临，一定是对昌邑人造林而居、移花做伴的奖赏罢。

（题图来自网络）

□诗词鉴赏·大好河山

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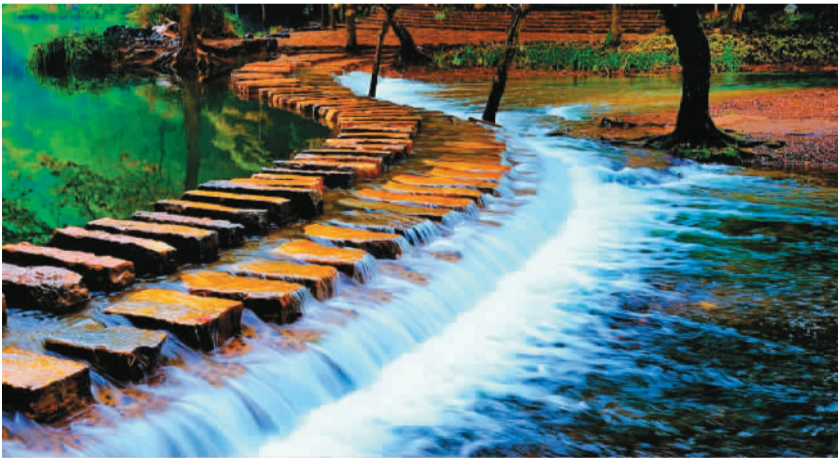
苏轼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诗二首其二赏析

钟振振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
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前两句，其美在“形”；后两句，其美在“神”。用中国古代最美丽的女子西施来赞美西湖，写“活”了本没有生命的湖，真是神来之笔！“西湖”是水，“西子”是人，本非同类，似不可“比”；但二者都是天下之绝美，这就有了“比”的理由；何况“西湖”曾称“西”，“西子”也称“西”，二者又同属于越国，套用一句大俗话：芝麻掉进针眼里——巧了！这就“比”出了语言的谐趣。东坡先生不愧是第一流的语言大师！美人之“美”，是淡妆漂亮，浓妆也漂亮，怎么化妆怎么漂亮。“淡妆”扣西湖的“雨”，雨天的西湖色泽清淡，可不就像美人化了淡妆？“浓抹”扣西湖的“晴”，晴天的西湖色泽浓重，可不就像美人化了浓妆？因此，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也就是“西湖晴雨总相宜”！

图画山水，写“形”易，写“神”难。七言四句，如句句写“形”，是做加法，增量不增质；东坡此诗，好在二句写“形”，二句写“神”，是做乘法，不增量而增值，其艺术效应几倍几十倍地往上翻。从此，西湖又多了一个别名——“西子湖”。人们对此别名的赞同，正是对这首小诗审美价值最大化的承认。



流淌的岁月 苗青摄

2016年文学蓝皮书梳理文学现状

杨 鸥

《文学蓝皮书：中国文情报告（2015—2016）》日前在京发布。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。本书设总报告、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网络文学、文学理论批评与年度文学声音等10个专题，分门别类地对年度的文学创作、文学现象、文学论争与文学事件等，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概要的描述。

报告指出，2015年文学最为值得关注的动向主要是3个方面：一是在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，小人物的描写出现新的艺术突破，小人物不仅

担当了大角色——作品主人公，而且在平凡中藏匿着不平凡、弱小中蕴含着高大，把小人物的性格写出了新的光亮，把小人物的形象提高到了新的境界。如陈彦的《装台》、刘庆邦的《黑白男女》等。这样的小中有大的小人物形象，对于当下创作如何写好小人物有着诸多启迪意义。

二是在网络文学中，创作与运营的双向互动推动着网络小说一路奋力前行。网络小说虚构性写作一头独大的倾向有所改变。无论是虚构类还是写实类，都在原有基础上既有内容的拓展，又有艺术的拓进，如玄幻仙侠类小说，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，并着力打造典型性的人物性格，平添了耐读性。网络小说改

编影视的趋势，在2015年不仅有增无减，而且呈现亮点。网络文学的资本运营与商业运作出现新的变化，两大网文巨头的强力介入和资产重组，释放出网络文学做强做大的信号。

三是在理论批评中，理论的反思与批评的检省成为自觉的行动。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，主要集中在文艺理论迫切需要联系文学现实和创作实际，改变目前不接地气、缺少元气的贫弱状态。新的文学时代呼唤着文学理论的在场，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深度结合。

报告指出，各种冲击与挑战给当下文坛带来的问题与难点，主要表现在写作的分化、传播的变化、阅读的俗化、批评的弱化。